

# 翁鬱散記卷三

黃銘超

## 壹、生日，給昱昱

用二十五根蠟燭為你圍成春天

每一根蠟燭背後

為你藏著一段美麗的旋律

那是如歌的行板

我坐在陽台上

聽你為我彈奏

看著你愉悅的眼神

為我訴說愛麗絲成長的故事

這是我的心願

要用你的髮髻編成秋天

並細心栽培一株新品種的楓樹

要獻給你——在第二十五根蠟燭背後  
長青的楓葉

期待你的笑聲為我開成

一樹的銀杏花

讓我仰望、或者

讓我為你卸下所有的航燈

在冬天，我要為你撥旺爐火

靠近你，聽你為我朗誦

在春天，要囚禁你

用我淺淺的思念

那時我便是你掌心的

一粒小水滴

為你昂首為你晶瑩

如同那二十五根蠟燭

每一根都是我為你預備的美麗的樂章  
要在你的耳邊  
生生世世

接到妳由千葉的來信。

千葉，好美的名字，想必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在發生著一些美麗的事情。讓我把千葉想像成秋天，一千朵一萬朵金色的葉子自枝頭垂延下來，吻著泥土的香氣。這一切——金色的陽光、閃亮的日子——都屬於秋天，而秋天屬於千葉，便都屬於妳了，英姊。秋天是我們最喜歡的季節。

記得剛認識妳的時候也是一個秋季，那時，妳已大三，而我才是剛入學的新鮮人。而我們兩人不僅是不同，根本就有點兒南轅北轍，我唸的是醫妳學的是音樂，我活躍妳內向，我來自平凡的公務員家庭，而妳卻出身富裕世家。但我們卻極不可思議的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妳對我不但是好簡直是有點縱容，記得有一次我喝醉了酒，半夜跑到妳那兒纏著妳彈那首「雨中行」給我聽，直到在妳的琴聲中昏昏睡去；隔天才知道妳在客廳中凍了一夜。那時每當心情不好便往妳那兒跑，如一艘迷航的船奔向燈塔。妳總是耐心的聽我說話、陪我流淚。妳卻很少

安慰我，反而常常責備我。雖然如此，每次我遭受挫折，必定下意識的把妳那兒當作避難所，而且總是能夠從妳那裏得到平靜。

後來妳畢了業，回台南教書，而我也升上三年級，功課壓力極大，我們見面的機會便少了。那次我的詩得了獎，妳特地由台南趕來向我道賀，但也只是匆匆的一面。

如今突然接到妳由日本的來信，說妳結了婚——連結婚禮服都沒有穿！我知道妳是那種愛幻想、愛感傷的女孩，真難為妳能適應這種匆忙且略帶草率的婚禮，而沒有一句怨言。或許我們都長大了，長大到能區別快樂和幸福。快樂只是短暫的激情，而幸福卻是永久的相互扶持。

如一艘航過燈海的船便不再戀棧燈。這兒的一切都遠了，便遠遠的忘了吧。時光將在季節交替的容顏中逐漸老去，或許那一天我們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重逢，那時請妳再為我彈一次「雨中行」，然後讓我們輕輕的道別，我答應妳我絕不再流淚。

### 叁、給六六一第二見習小組

那時我們正年輕，年輕得有點兒跋扈，總是愛抬槓，愛相互取笑。

有一次中午在休息室休息，有一位護士好心的來請我們組上惟一的女同學去她們那兒睡覺，我們卻回答那位護士說：「沒關係的，她很規矩，不必為我們擔心。」

又有一次，下午要作病例報告，我們全組卻在中午跑去喝酒；結果大夥醉醺醺的回到醫院。幸好那天院長要開會，把報告時間延到四點，總算能夠平安無事的報告完。而竟然為了慶功，大夥兒又跑去喝酒，一直喝到半夜。

記得我們老是利用上醫院的時間去看電影，到最後醫

院附近的電影院差不多佈滿我們的足跡。每次總要等到期末考试臨頭，才發現講義堆積如山，只好每人負責一部分，利用在醫院的時間幫大家抓重點，而竟然靠這一招半式，我們也都安然的闖過江湖。

一年朝夕相處、共同成長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快得我們尚未開始珍惜就已經結束。現在我獨坐燈下，靜靜的回想那一段一起學習、一起歡樂、一起悲哀的時光，雖然那時我們是那樣的年輕，年輕的不知道要珍惜，總是愛抬

## 肆、給F君

那天你對我說你母親得了尿毒症，我突然不知該對你說些什麼，覺得我們是如許疏遠，而我們卻曾經如許接近。

那時我們還是入學不久的新鮮人，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由於對文學的共同熱愛，我們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記得每次我有了新的作品總要先給你過目，聽你的意見及批評。而你有了新作品也一樣會先拿給我，你的敏感度極高、文筆細膩、才華洋溢，一直是我望塵莫及而極度欽佩的。

那時你擔任校刊編輯，每逢缺稿，就拉著我到餐廳，要坐著看我寫完才給我吃飯。有一次你登了一篇小說受到圍剿，我還挺身而出寫了一篇評論為那篇小說護航。

而我記憶最深一直無法忘懷的是那一次到頭城海水浴場去露營，我們買了兩個風箏去放，結果風太小了怎麼也放不起來，反而把線搞得一團糟。那天晚上，我們坐在沙灘上看遠處北官公路上一明一滅的燈火，你對我說著九彎

損、愛相互取笑。但我們確曾互相關懷、互相鼓勵，並且互相分享所擁有的一切。

今天，我要說，我的摯友們，雖然我們都必須在時光中長大，必須變得老成、變得世故，並且由於志向不同而不得不各奔前程。但我將永遠記得那一年的共處，那是我生命中最接近陽光的一年。而且我還要說，沒有你們就沒有今日的我。

十八拐的種種傳說。後來又拉著我到一塊大石頭上要和我結拜為兄弟，由於你較我年長，自然成了我的「換帖大哥」。而我也一直以有你為我的「換帖大哥」為榮。

後來我們年級漸長，進入最繁重的基礎醫學，我們仍一同翻屍體、看切片，每逢考試更是一起挑燈夜戰。一直到了五年級，功課壓力減輕，你又開始熱衷於刊物，而我則因為種種因素成了刊物界的逃兵。於是我們相處的機會就漸漸少了，終於只剩下見面打個招呼。

今天，你站在我面前，感覺你如許熟悉又如許陌生，如許接近又如許遠離。有好多話想和你談，結果迸到嘴上的卻是「再見」二字。哦，F君，幾千個日子過去了，當我們都不再年輕、不再是趾高氣昂不可一世的新鮮人，或許，除了回憶，我們再也無法喚回些什麼。但在我心中，卻多麼盼望能夠再和你回到頭城海灘。那時我們仍要聊一整天的詩和小說，並且這次我們要把風箏高高的放起來。

伍、生日，再給曼曼

十一月，我們的脚步恒在雨中  
恒把世界撐成一把小小的傘

如果我們不能拒絕如許的冷澀  
便讓我們互呵對方的手  
在四朵玫瑰花的隱喻下  
讓我們互相點一根蠟燭

於是我們就把雨季撐成一個世界  
一個熔化在你我悸動中的  
世界。在星河的潮湧中

陸、尾聲

人都是一樣的：手中握著一個梨，還想把別人的梨也  
奪來。而這是一切不快樂的泉源。

在小屋的紅磨坊下  
一個笑劃破了一世紀的沉寂

於此際，讓我奔向你  
奔向你，我遂奔向陽光清朗的日子  
再也不要雨  
把傘昇華成妳柔柔的呵護  
我遂不再畏懼不再驚嚇

而這一切都是妳的  
妳給我的一切，我所愛的一切

